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黄　琮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

慈湖詩傳卷十七

宋 楊簡 撰

大雅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
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
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傳曰敦聚貌行道也鄭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叢生曰苞泥泥有柔意歟蘆葦叢聚如兄弟會聚牛羊勿踐履愛之之辭泥泥和柔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之戚戚者親愛切至之心其間兄弟之遠者往往以疏屬謙辭故曰莫以為遠俱兄弟爾具俱也陳肆筵席老者則授之几毛傳曰設席重席也春官司几筵

筵在下席在上鄭箋云御侍也謂敦史箋謂緝為猶
續未安緝有比密之意老者之旁有侍御者比密焉
毛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曰進酒於
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
不舉也考之儀禮如箋所云洗爵奠斝錯舉互見毛
傳曰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
曰咢箋云薦之禮韭菹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
脾函為加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

周禮天官醓人注云醓肉汁也孔疏云用肉為醓特多汁故以醓醓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説文函舌也按燕禮雖諸侯之禮其與王禮宜多相似歌必以琴瑟故此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今彈琴多近咢則聲高此謂或咢疑指琴瑟也而釋樂云徒擊鼓謂之咢郭璞注引此詩云或咢然爾雅亦多差謬亦難盡信當兩存之以待來者董曰舊書作加殽定

本作嘉唐改從定本孔疏云正䉶以外所加嘉殽則
脾之與臄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
已均中蓺鄭箋云舍之言釋也孔疏曰敦與彫古今
之異集韻彫音有作殦者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
不言彫畫葢周公制之欲從質也周官之書周人不
能盡行自洛都封建大事猶莫之行而況他乎敦弓
未必果音彫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黒弓
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

嬰弓士盧弓孔疏以為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况徐氏敦都雷反不音彫先儒好異改字强音者亦多今闕疑以待來哲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考工記矢人為矢鍭矢三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疏云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周禮司弓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謂散射禮射也此詩

禮射而曰鍭者詩言大略鍭矢通稱周禮八矢名物詳辨不必牽合也鄭箋謂將養老先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呂曰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疏唯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於旅醻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曽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哉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禮如鄉射之禮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黄

耇於旣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朱曰旣燕而射以爲樂也連中者發矢必均齊有毫髮之差必不中矣安能四鍭皆中如樹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執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孔疏曰旣句是引滿時也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毛傳曰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先祈祀於黄耇尊幼之序也釋詁云鮐背

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郭云背皮如鮐魚劉熈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毛傳鮐背大老也箋云背有鮐文諸儒所言皆莫知鮐魚之狀毛傳疑焉惟曰大老雖釋詁亦莫釋其詳背有疾文隱藏不見亦非美談觀詩文未必謂背文老者髮黃則可見也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爾雅作鮐則或以鮐魚之狀如老者之背耶台背其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黃耇將受爵之時侍御

者或引之於前或翼之於左右愛敬之至也祺猶祜歟介大也景明著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皆所祝黄耇之辭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此序亦差黄耇言宗族兄弟之老者非外也祺福乃祈祝黄耇之辭豈成王自為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序差謬多矣言辭似典雅而實不可考因鄭康成不知其為衛宏作謂

序在毛公之前遂尊信之致悞後學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至矣既醉之詩非聖人不能作諸儒不知道阻滯不通大失厥旨是詩言公尸嘉告又言孝子執競祀武王之詩亦曰既醉既飽然則祭祀歟或曰既祭而燕也祭與燕不必深辯而其大旨則同以放逸不知道者之心醉之飽之則酒也食也以不放逸道心醉之飽之則皆德也皆昭明融一之妙也是謂静嘉是謂三才共貫百聖共由之道是謂福禄之本人情多因醉飽放逸故是詩首言醉飽以明德性君子萬年介

爾景福君子謂王也爾亦謂王也萬年葢蝦辭以士大夫祭禮蝦辭推之宜有之此則因蝦辭而祝頌之賛詠之介大也景明著也爾雅䟳以景為大爾雅因多差誤殽者殽雜之薦折俎之類羣臣之所共饗將持也言爾我以別羣臣歟萬年所謂祝其壽考也此君子萬年推福於與祭諸臣歟人心無體自廣大自昭明自融一意動而遷始昏始雜始卑陋故此以為高因言高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易曰君子以

自昭明德此心之神未始不一動乎意始失其一故有始無終故此言令終俶始也其終如始也復吾心之本一也發明德性於是為詳周祀先王先公言公尸尊祖也嘉告嘏王也其告維何當是受福于天眉壽萬年之類而此惟曰籩豆靜嘉何也至矣大矣惟知道知之籩豆有列靜乎嘉哉此嘏辭之所有聖人取其要語以明道也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可以畧言而不可以詳說蓋有意則可以詳說無意則

不可詳説孔子曰陳其薦俎序其禮樂而君子知仁焉者靜嘉之旨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者靜嘉之旨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二三子猶以為隱者靜嘉之旨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説也非祕而不可詳説也無可説者不可得而詳也朋友諸臣也書曰臣哉鄰哉與祭諸臣咸儀肅雝彼此感攝齊明融合威儀無失隨時而中孔甚也至也隨時中節之至也朋友之所攝者靜嘉融

明之心也威儀之所時者靜嘉融明之變化也君子有孝子此君子謂前王也此孝子謂今王也融明靜嘉之謂孝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宜其錫被爾類永永無窮爾雅云宫中衖謂之壼郭注云巷閤閒道蓋東宫西宫南宫北宫有巷道也室家之壼言子姓異宫允嗣也福祚及其嗣有永也蓋由乎道者何所不利何所不通也僕附也其景命之集不

特于其躬又于其子孫故謂之僕及巳為正及子孫為附釐正也女與士皆子姓也王能釐正其女士即景命之延及于女士也又從而釐爾孫子即景命之延及于孫子也于以明其道不絶則福禄亦不絶其道絶則福禄亦絶禹啓之後太康遂失邦者道絶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不絶者以道不絶也毛詩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此序辭似雅正實失詩旨徒為榛蕪以蔽大道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中庸左傳皆作嘉樂毛詩假樂者嘉音之訛也

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非樂亦非德性之善旣嘉

善而又和樂德性之光自然而然初非有意于為善又為樂也德性之光輝合嘉樂二言庶乎形容之也此惟有德者自知惟有德者知之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也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為君子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其言行政令令德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此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在是天心亦在是故受禄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是天實自君子

之德性干禄非干求也千字似干傳之微訛也闕疑
則可箋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為千千禄百福言其
多頋王子孫蕃衍至于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聰
明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也非
有心于為靜默為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
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
之辭也不愆差不忘忘率由先王舊章由德性而發
自不愆不忘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

行合也威儀抑抑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莆田鄭曰匹類也率由羣類衆欲而行無已私也凡是皆德性所發自若是也是固可以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不特為四方之大綱而已又為四方之紀紀者每事咸宜雖小事無一失也如萬紀之畢張也箋云燕者燕飲毛傳曰朋友者羣臣也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内史友吕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

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毛傳塈息也孔疏引釋詁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而爾雅疏無某氏曰何耶按呬許四反然則塈者呬之音而字訛歟詩此類多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

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

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

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

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伴
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酋矣爾土宇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随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随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

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

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羮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茍矣
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
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
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
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

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
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
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以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冡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

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来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

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

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

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説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又按自洞酌至召旻凡十五篇大典缺卷惟烝民召旻二篇餘篇俱存無楊氏解或是大典

編纂脫誤不應連篇遺漏恐是楊氏原本有缺卷也

慈湖詩傳卷十八

宋 楊簡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者歎美之辭穆者深遠之貌清者潔清也大抵皆贊美之辭相助祭者顯者儀物顯著者肅敬雝和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鄭康成不知衛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丞尊信之故箋謂顯相為諸侯寀士虞禮祝辭哀子顯相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言多士秉文之德不及諸侯者諸侯被文王之化淺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文王能强人以其所無也人皆有德性文王有以感發之秉猶秉彞之秉非强力外取言不失爾對猶配合也夫文王大聖而多士即能秉其德配合在天之靈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爾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感而化之非由外鑠駿敏也美也奔走在廟執事也肅雝濟濟駿敏不亦顯乎不亦順承乎承文王之德也射厭也文王之道士民之所共由中正平常本所固有何厭射之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之命天之道也不知道者謂命自命道自道周公

作是頌知天命之不已不已不息也穆者言其深遠不可測於者歎美辭天道變化至如今不已也天雖無聲無臭不可測知而文王之德即天德也故中庸引此詩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文王之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形體清明無際純一無二天人道殊其迹則一惟純故不已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惟天人一故能發育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明三才一致也是故天命之不已即文王之不

巳文王之德不亦顯乎文王之顯著即天命之幽穆
文王之心即衆人之心即千萬世之心孟子曰堯舜
與人同耳此曰我其收之曾孫篤之者以其一故也
我者周公自謂也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我收受之
曰溢曰收當默通其意無執其辭孟子詳言說詩者
不以辭害志此之謂也曰溢曰收不可以二言不可
以思為言惟心通内明者自知自信駿俊也惠順也
曰駿曰惠曰顯曰純曰穆皆所以贊說斯道而非五

也如玉曰白曰瑩曰潤而無二王也如金曰黄曰剛曰利而無二金也曽孫謂成王也成王未能收也篤之斯收之矣篤即收即純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可以觀此頌矣何則道無二道也百姓日用者無二也衛宏作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失周公之㫖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文王之典則即文王之道後王之道其維清乎清者不動乎意者也禹曰安汝止之謂也舜曰惟精惟一

之謂也詩曰不識不知之謂也易曰無思無為之謂也孔子毋意之謂也不動乎意非木石然也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之謂也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焉不正不直焉則渾濁矣非清也人性本清明起乎意始昏不起乎意則未始不清明清明無體無我如水如鑑文王由是清明而發諸云為是謂典則武王由是清明而緝熙之念慮云為無一之墮乎意無一之不清其緝理密

矣虛明和融是謂緝熙矣如水鑑照物不動乎意自無一之不理矣自無一之不合乎文王矣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始也始禋祀昊天上帝而文王配焉迄至也亦有終義武王至是功成皆緝熙文王之典所成也是為周之禎祥周之禎祥在此緝熙之中不在乎犧牲幣玉之間犧牲幣玉所以致其禮行其誠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而不在物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傳曰烈光也文文德也辟君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贊美之辭諸侯助祭先王降福于王有嘏辭焉王不專有其福祭訖而燕諸侯所以均其祉福于諸侯也曰錫云者先王錫之也載見之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亦猶是也毛詩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惠有順義又有愛利之義辟公獲兹祉福其惠我

於無疆乎無疆猶無窮也諸侯能修德任賢如後所
云則自然順事無違忠愛於王王室受其惠又願其
子孫永保祉福其有不順不德則禍亦隨之是謂不
克保其福祉毛傳曰封大也戎大也無封大侈靡于
爾邦爾不封靡則王其崇之矣崇謂慶賞之左傳封
豕長蛇封豕大豕也念爾祖考有大功故有國繼其
序者當益有以大之皇大也爾欲競强乎莫競于用
人所用得其人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是謂訓之自

方伯而下凡有屬國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爾欲顯著乎莫顯於修德爾有德則百辟咸儀之矣於是歎美之曰於乎爾若是則先王將不忘女益錫女以祉福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先王之所以錫之祉福以爾已德之足以致之也然則烈文之詩諸侯助祭祭訖王燕諸侯之樂歌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先王也而衛宏作毛詩序并言祀先公不可信也先公尊太王甲令也于先公之前専頌太王而下之美豈理也哉宏序差謬不可盡信何止此宏豈拘於七世之廟祀必公叔祖類以上故云乎然天下事自古及今斷不可以執一論觀此頌則特祀于太王廟之樂歌與祀有特有祫祫則羣廟之主合祀於太廟毛傳曰作生也箋云髙山謂岐山也太王去豳遷岐初治此山治荒曰荒亦猶治亂曰亂治擾曰擾

與彼作矣彼謂太王初作治此山建置社稷宮室庶司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彼徂矣謂太王亡矣徂逝也岐山有夷平之行言岐所以言太王也夫道平夷而已矣動乎意則失之故孔子之毋意禹之安汝止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記曰中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斯道甚平夷甚易簡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舍其本性之善而外求其故外起其意故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

故孟子謂之自棄而諄諄言必稱堯舜孟子深信其平夷故也子孫言王季文王而下也子孫保而守之無敢逸也動乎意則放逸放逸則失之矣夫道一而已矣夫道心而已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紂大惡人心怨苦之文王武王有盛德人心歸之則

天命固在二后矣文王本無伐商之志往往以衆聖贊輔紂惡滋熾憫斯民塗炭義不得而已是天命在周文王武王不得而違始有安天下之志是謂受故遏密人伐崇侯虎鮮原作豐邑成就王業不敢康寧命不本於彼蒼乃基本於二后之心凡二后之心夙夜念慮云為動靜無非所以成天命也是基命之心寛宥精密其寛宥廣大而無外其精密無思而無為蓋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此心無體而神用無窮有體

則有限量故曰寛宥有體則可知無體則不可知故
曰精容人皆有此心動乎意則昏昏則蔽蔽則立我
立私不宥不容二后不動乎意即禹之安汝止動静
云為如天地之變化日月之照臨無所不思而非動
乎意也無所不為而非動乎意也曰宥曰容所以發
明乎是也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使二后之成王
業一動乎意則私矣蔽矣天命將去之何以基命於
是歟美之曰於是其念慮云為無一之或動乎意無

一之或失其道緝理無差熈和順治意消而道心自明心明而時措自宜舜命禹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一則中矣此聖人緝熈之功也罩盡也有一念慮動乎意則猶未單厥心也有一云為未中乎節則猶未單厥心也人心本廣大清明無所不照微有所蔽則亦微有所不盡苟有所不盡則於靖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二后單厥心故其靖安之功霈然有餘裕矣肆者霈然有餘之意毛詩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按孝經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二詩惟言二后何耶衛宏作序固多差誤未必果郊祀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往也時邁其邦巡守諸侯也王者天之子得乎天
道而後可以居天位是故王者無私惟天道而行之
故天右序有周右助也序者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
順也雖人道之序順實天道之序順也道無二也二
則違矣安能王薄畧也言語助也震威之也立政曰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知巡守

以師行也震疊舉而莫敢妄動故震疊文武不可偏廢諸侯不能皆賢其有亂德不可告教則誅君弔民義之不可已者也懷柔百神致禮於百神也毛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謂燔柴告天以巡守而至又望秩山川也盖繼虞書之言此言百神又不止於山川矣首言昊天則柴可知矣不繼言百神河嶽而言右序震疊者欲急明巡守以師非私也奉天道而行也自西周東行巡守必經大河喬嶽也毛傳謂嶽

岱宗周禮五嶽毛傳何止於岱也允信也后猶王也武王初有天下初巡守遠方諸侯於是咸信武王之王天下矣昭明有周明今王為周矣式更也義見式微不特明昭今王為周又昭明次序在位諸賢謂從行公卿欲四方知大臣名德諸侯咸順無所誅伐則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弓矢無用而櫜藏之矣武王本心之所求者懿德而已干戈非所尚也時是也肆陳懿德於是夏歌之中夏歌有九歌何以名夏夏大

也由道而行是謂大也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失也周禮鍾師鄭注云吕叔玉肆夏時邁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

人皆爭競求巳之强而得其所競者千無一萬無一至於武王則得其所競矣故曰執競盖惟無競者能競而競者不能競故古志曰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

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武王中虛無我豈
以伐紂為巳利哉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
為私也武王之心信于天下故武王之功烈天下無
能與競武王不為私惟成康濟斯民之功其心甚顯
明人皆信之不亦顯乎其為民不為巳之心甚明也
故上帝大之皇大也大武王之心也彼謂武王也奄
有猶曰盡有之也四夷諸侯咸服之也中虛無我故
清明無所不照鐘鼓磬筦祀武王以樂也喤喤之聲

洪將將之聲清降福嘏主祭也穰穰如禾稾之多也簡簡如竹簡之多也爾雅曰簡大也未必然也爾雅多差誤威儀反反每每反顛至謹也有獻有酢有酬故醉飽福祿來反者明福祿由已德所致非自神也出乎爾反乎爾毛詩序曰執競祀武王孔疏云祀武王之樂歌也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曰夫樂先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后也韋注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周禮鐘師

鄭注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文者事業之可觀也即堯文思之文也即文王之文

也道不可見惟發諸事業乃見之思語助也后稷德

配天故周郊后稷以配天天人本一人心動而昏始

異是故克配為貴克配非有他也不失其本心而已

矣教民稼穡民得以立莫非后稷之道也極至也道

之異名書曰皇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道不可以復加也故極聖人知衆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為淺者不知其為道故大為之言曰極此頌武王或周公所作也非聖人不能為是言道無精粗一貫無二天人本一事理無殊是道大同人自異意不起乎意木同本一孟子曰麰麥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説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廣雅云來小麥也牟大麥也説文齊謂麥曰麰鄭箋乃引

偽泰誓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謂此來年鄭未知此偽泰誓乃張霸所為故信之來年亦見臣工篇曰於皇來年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草木之變昔所無而今忽有世雖有之而此來年忽生足以濟民此天也事物之變無非天者而况於忽生濟饑之來年乎后稷始獲此來年遂以貽種蓺遂廣布其種不問中國四夷率徧也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無此疆爾界之間而后稷與天合也既言配天又言極又言無此

疆爾界之廣大而卒曰陳此常道于是夏歌之中者何也夫道一而已矣平常而已矣聖人慮天下後世求諸高遠而反失之故又曰常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曰中庸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平直而非遠也聖人慮人以為淺故大之又慮人以為高故曰常皆所以啓人心之蔽而明道也夏歌有九夏大也亦見時邁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毛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將遣諸
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傳曰嗟嗟
敕之也工官也嗟嗟歎息之辭重農事憂切也公公
家也敬爾在公之事眷顧篇釐賜也王賜爾成法有
道焉其有未明則來咨詢深入其中得其法意而行
之而後可大抵法簡而意深長不可盡述故須咨詢

茹入不可草草詩云桑亦不茹茹入也鮮飯糗茹草謂食而入也菜茹桑而易入故茹有入義鄭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敕其車右以時事急教農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疏曰月令說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

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毛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蓋本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易曰不菑畬詩曰于彼新田此臣工詩謂諸侯反國時維莫春亦何所務求猶務也新田

當如何畬田當如何於歎美也皇尊大之也歎美尊
敬今兹來年之麥乃本於后稷之時上帝神化之所
生至於今種蓺滋盛然實受天之明命今當擾而糞
之將受上帝粒食之賜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故
迄用康年迄終也康樂也民足於粒食而樂亦曰樂
歲即康年也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亦導
民之良心也毛傳曰庤具錢銚鎛鎒鉏耨也孔疏云
庤具釋詁文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

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所斸屬謂之定李廵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曰定謂之耨呂氏春秋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鎒當是一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夫銍既為穫刈之器則銚不得為刈宋仲子注未必然而孔

踈遠信之何也意錢者耜端之金與後世錢化貨其體圜取此為名與王氏曰戒使衆人各庤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已觀銍艾矣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與是須專於務農者孟子謂仰事俯育之足然後可以驅而之善救死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其言藉禮甚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曰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故衛宏作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按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又掌客之職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蓋周禮以諸侯為賓其使者為客

況頌言諸侯必曰辟公凡辟公之詩其辭隆重有容之詩其辭畧於以驗禮文之有間毛傳亦有差誤不可盡信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此其樂歌與王氏曰西雝盖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朱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鷺振羽飛集潔雅可愛此愛敬國客故以振比客容既愛敬之又從而勉之曰在彼居國無惡之者來此王朝又無厭

斁之者人無不愛敬庶幾夙夜進德無怠不特始有譽而終亦譽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戾止也止語助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傳曰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孔甚也疏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賦納銍即穗也而地官廩人職掌萬民之食三釜四釜皆米事明堂位云米廩

有虞氏之庠則亦藏米可知王氏曰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此酒非三酒澄酒在下者五齊亦通稱酒醴齊濁禮之所尚故以祀祖妣凡言祖則妣從可知此必言妣者以周特祀姜嫄大司樂特享先妣生民閟宫言姜嫄特異言百禮則不止於祀祖妣箋云烝進畀予也祭而神降之福孔皆皆降福也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毛詩序曰秋冬報也言秋未安以時考之周建子今之

八月爲周孟冬豐年之報勢在冬矣諸儒考春秋不詳者多謂周用夏時非也周雖不發夏時而朝廷大禮則用周正　補音孔皆舉里切蔔晶東西廂賓之初筵謵謵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須以位叙或廷或陛登儐名吏亦有兄弟脅于陪𡨴憲兹度楷覲頤養正降福孔偕楷古讀如杞後漢李膺傳時爲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曰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案合止柷敔出益稷孔誤作臯陶謨爾雅邢疏本鄭注及此詩孔疏皆謂敔所以止樂今太常寺樂合以柷止以柷於聲音序次為宜況益稷篇合止柷敔文理亦合爾雅多差誤籟從竹是古用竹為之所謂木長尺者謂鉏鋙之木爾孔氏云柷篢圉敔古今字耳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郭云

𩗴形似犂錧以玉石為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

謂之筊大管為𩗴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郭云言編

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𩗴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篪六孔邢疏云風俗通

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曰

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李巡曰大

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筊筊小也簫一名籟小師注

管如笛形小併兩管吹之聲音生於人心樂官之心

肅敬則音亦肅敬心雖和則音亦雖和其心之不肅
不和者其音亦不肅不和毛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
合乎祖也謂合諸樂而奏之故曰先祖是聽是時適
有四方之使者至觀此大樂之成故曰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曰永者言繼此永用此樂亦善頌美辭也咨

義見振鷺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釋魚云鯉鱣鰋鮎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
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黄大者長
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黄魚鰋今鰋額白魚鮎别名鯷
江東呼為鮎㚒邢疏曰舍人曰鯉一名鰋孫炎曰鰋
一名鮎則是舍人以鯉鰋為一魚孫炎以鰋鮎為一
魚郭氏以為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
鯉鱣鰋鮎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
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之

為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爾雅固多差難盡信然鮎
魚身圓長而首鰋匾故亦名鰋與鄭箋亦云鰋鮎鰷
白鰷也釋魚云鮂鯉鯈郭云即白鰷江東呼為鮂邢
疏云詩頌曰鰷鱨鰋鯉是蓋鰷鯈音義同鱨揚也釋
見小雅魚麗介大也景明著也箋云介助也毛詩序
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孔疏云潛詩者季冬薦魚
春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
春獻王鮪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為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為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

古者之亦然雝和緩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元牡曰白牡曰犉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為輔又文王之為后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見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

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無及
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
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攷而
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禄之辭此詩其武王受
嘏之樂歌與右助也不特嘗右於烈考亦嘗右於文
母文母太姒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嘗嘏
於文王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嘏公土切韓愈元和聖德詩飲沃饋鄉崖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字以古得聲　毛傳載始也爾雅釋詁哉始也載哉義同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王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箋鶬金飾貌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李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是天子之享

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君臣皆受其福也按以上原本脱今補眉壽多祜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是也皇大也祜福也昭考既嘏于嗣王復以遍及于諸侯謂獻酬及燕與故光烈文德之辟公均綏以多福雖然福非自外至當自求多福俾緝熙使自求也使緝治也緝則徽細無失矣今蒙福嘏未保其後不雜以福故使自此緝熙無失則福嘏純一不雜矣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殊未安夫始見則于廟矣詩言宿宿信信是四宿也薄言追之是追止留燕非廟中之辭也又淫威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是頌殆燕餞武庚之使者樂歌也衛宏作序差誤之迹良多不可盡信殷尚白馬知其殷後周禮四方之使者

曰客諸侯曰賔詳釋見振鷺周不廢殷祀使得用殷
禮故白馬曰亦者不特其君白馬其臣亦白馬毛傳
曰萋且敬愼貌孔疏謂敦雕古今字旅衆也使者之
屬衆也雕琢儀物文辭之美也爾雅釋訓曰有客宿
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箋曰縶絆也毛傳
謂欲絆其馬而留之禮備客歸追而留之又問其左
右而綏安之恐其有不安便故不肯留也禮所以著
誠也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篤厚之誠心也故

禮有追餞非虛文也此追餞國客之樂歌也夷平也
孔甚也夫既有淫威今則降福甚平言無彼此輕重
之閒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淫威謂伐紂也掌客
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
一食一燕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殷後爵上公故其臣下二等於四宿而歸與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
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武頌無此
二章後乃析而為賚為桓殆秦火之後毛詩錯置之
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亦曲矣於者歎美之辭皇
尊大之稱烈者功業之光顯武王之烈人無得而競
也天下莫與之爭矣允也文王之文德天下信之文
王初無取天下之心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誕先登于
岸蓋衆聖賛啓文王始赫斯怒遏徂旅而猶事殷然

其計安天下則文王已開之矣嗣子武王受之旣勝殷則遏止劉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定者安定之云爾楚子引此詩者定爾功亦言其不尚威武之意文王武王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其心皆在於安定天下之民非私於己也非私其怒也耆老也有終極之義謂終定爾功其功乃安定之功文王開于始武王成于終故曰耆若夫後世動于己私過于劉殺何功之有毛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然則武王作此樂至成

王時周公作此頌而樂歌始備與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毛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武王即王位未久而崩是家業不造成於乎歎辭皇考武王也武上壽壽永世克盡孝道謂能繼志述事光有天下

皇祖文王也文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陟降帝庭言文王動合天道如陟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當時人稱美文王斯言盛行故多見於詩訪落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頌乃嗣王免喪見於武王廟故首言皇考因上及皇祖文王以文武二后道同功並世接親近也皇王兼稱文武也令予小子繼序不忘文武之道思語辭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傳曰訪謀落始時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釋詁云艾歷也郭璞云長者多更歷予謀其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歎曰悠哉悠悠未濟之意朕未有艾未有所經歷予將有所就而繼有三軍淮夷之判周道分散親族離渙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所頼武王紹繼文王上下帝庭之道陟降我家以保右我大雅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頌云念兹皇祖陟降庭止此上下猶陟降也謂陟于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此則願武王紹繼其道降于我家休矣者願佑我以休祥保我身使安明我心使不昏明之為言亦欲啓成王之心釋其疑也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而毛詩序曰嗣王謀于廟不曰祀何也衛宏作序多鹵莽訪云者謂成王始訪問詢謀不謂今也爾雅多差艾未必果訓歷謂朕未者艾謂幼沖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氏思語辭也李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傳曰士事也桓頌康誥亦以士為事天昭顯可覩而命不易保無曰高高在上未必監察于下也天神降監人事復陟而升日日監察于此自敬之

至是一節所以致戒于王也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惟敬而已日日進而就之至于月而寖熟將持漸固謂稍能持執不失也緝而治之漸有光明爾其弼我仔肩之任示我顯德行予將學焉敬言進德之大要緝言細密學患疏畧行必本于德不可務外而不由中空言無所據必明示以顯德行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王亦必有致答謙辭自序及求輔之意畧如右作為樂歌以燕羣臣與

其言敬若緝熙言示德行其教者致教之辭與抑王
親聖賢之教自能為此辭與夫燕而聞是歌自然感
發其君臣之德意潛釋非心毛詩序惟曰羣臣進戒
嗣王猶未盡其旨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
孟子拂士亦輔弼也拂佛通諫則拂逆之矣說文仔
克也所以荷任者肩也時猶我也示其拂我之違使
我克勝其肩任社稷民人之任重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此成王悔過之詩也毛詩序曰嗣王求助未得其情

草之相比曰荓竹之相比曰筓今俚語相并比曰連

荓曰成荓當日成王惑于管蔡之流言而疑周公後

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金縢之書

將卜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始感悟始不疑周公

始悔昔者信管蔡之非蜂喻管蔡王與管蔡連比是

荓蜂也王惑于管蔡故管蔡依王以作亂幾危社稷

是王自取辛螫也蜂螫毒人雖之痛如辛故曰辛螫
王曰予其懲創前事而毖慎後患懼後有若管蔡之
類為患故加慎也莫如予之莽蜂自求辛螫牽始也
始信彼桃蟲雖至微後乃拚飛維鳥武王崩予幼沖
未堪家多難而又集于蓼蓼味辛亦猶蜂螫之辛更
辭叶韻故又曰蓼且意則同鄭箋云鷦之所爲鳥題
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孔疏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
鴟皆惡鳥也月令季冬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

謂之摯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别名與鴞不類

諸儒又以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三者為一

其義未詳按原本鄭箋以下闕今補入郭璞注云桑飛即鷦鷯也

又名鷦鷯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按爾雅云鷯鳩鴟

鴞屬非此小雀明矣說文云鷦鷯桃蟲也毛傳謂荓

蜂摩曳也盖本於釋訓甹夆掣曳也毛義未安成王

悔過如此明白明以告人自怨自艾此其所以為賢

王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所銜反澤補音一讀直格切一讀徒各切畛之忍
反補音之人切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

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神明　毛傳曰除
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鄭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
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
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
曰以爾雅侯維義同語助也下濕曰隰不必留水故
無畛徂往也澤澤耕田有水也李曰噴者衆人飲食
之聲也毛傳曰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

也思語助也士夫也曰媚曰依言夫婦親愛也毛傳曰略利也問之田家曰耕罷略去耜端之積土爾非略而利之孔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箋云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穀種浸而芽櫱乃播布之釋訓曰繹繹生也邢疏云舍人云穀皆生之貌載芟云驛驛其達箋云達出地也毛傳曰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箭謂厭者飽飫充盛之貌與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

不息也王氏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絶也濟濟者刈穫齊整不亂有序也其積厚而其實多萬億及秭宜其積實也所積少則虚矣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釋見豐年毛傳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孔疏引左傳僖二十二年雖及胡耇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為壽也釋詁云考成也湯曰雖無老成人今為酒有用椒者夫年豐為酒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又酒飶然其香豈不甚美豈不為

邦家之光胡考之寧者神降福嘏也毛詩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差誤良多是頌首章似藉田其後非矣亦非祈社稷情狀周禮右社稷左宗廟今首言烝畀祖妣則知非祀社稷也社稷尊於宗廟此乃百禮之一爾熟玩始末其蜡祭之樂歌與蜡亦農事之祭也序陳農事之勞勤又言嗿饁媚婦依士亦近於戲樂且者苟且也蜡所以戲樂疑苟且徇俗故曰苟且先聖王雖本因俗然既制而為禮後王尊行不

𪊨非茍且也匪今始有今禮乃振古如玆爾雅釋言
云振古也振其塡之訛與塡長久之義也詳釋見大
雅桑柔此曰久古如玆爾熟玩辭情依然蜡祭之樂
歌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此蜡之道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曰畟畟言嚴利也箋云良善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利也箋云有來視汝謂

婦子來饁者也其笠糾結而成者鎛鋤類釋見臣工

說文云薅拔田草也毛傳曰蓼水草也釋草云荼委

葉郭璞云詩云以茠荼蓼朱曰今人取以藥溪取魚

故又曰荼毒毛傳曰挃挃穫聲也墉城也栗栗實也

其積厚實也載芟云有實其積釋獸牛屬黑脣犉毛

傳曰黄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角稍長故有捄
然之勢古之人謂祖考以上也皆重農事皆報社稷
今似續古人遵行其禮亦猶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
如茲大抵聖賢好古遵古故必及此毛詩序曰良耜
秋報社稷也言秋未安秋方刈報在冬耳今八月乃
周之孟冬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者歎美之辭王師周王之師王謂文王武王也師衆也自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武王即位猶須暇之猶覬紂惡之或悛也是謂遵養時晦鑠言有光也人心歸周王師義勇豈不有光至於紂惡滋熾人心滋憤天下咸願武王必伐熈和也人心歸

周咸和而純一故天下大介助武王不止於三分有其二而已人心之大助即天命之大助武王於是不得不順受其大介曰龍者如龍之奮飛變化也下文蹻蹻亦有龍之象奮武也於是大有所造為而往伐或曰龍寵也承天寵而受之長發亦云荷天之龍鄭箋云載則也允信也載猶則爾大抵語助也惟王有造故今成王得為之嗣故曰有嗣實惟文王武王大公足以信於師衆咸信文武志不私於已亦猶湯四

海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毛詩序曰
酌告成大武也朱曰内則十三舞勺即此詩也學業
其謹諸始哉諸儒自不究詩序之是非一從其說厥
後穿鑿牽强穿鑿而不可解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
之道以養天下詩中無此意桓之序曰講武類禡也
詩中無講武之意又曰桓武志也益乖矣武王之公
允信於師衆徂往伐紂維求安定斯民爾用武非武
王之本志也賚序曰大封於廟也詩亦無此意求賚

意不得不得不為曲說爾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詩近似矣而實非何謂翕河何以言允猶下文全不類巡狩詩序自關雎以來其差謬累累是四篇者其大武樂章之異名乎酌者酌時而行也時晦時純熈靜動隨時酌而行之也桓則取諸桓桓賚者以敷遍當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武王之伐紂出民於水火之中武王往伐維求安定斯民是大賚於四海也般者武王率師而東陟其高山及墮山又及喬嶽

渡孟津故詩人即河取喻天下咸知文武大公而非私猶道也允信之道也如彼翕受河流人心篤信畢趍數天之下裒衆其時之對向周王而不違去者不期而會伐若是其衆也是時人心樂武王之必伐樂水火之令出其樂可勝既郎故曰般般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前之武與此酌桓賚般皆武樂異章之名而毛氏

錯置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武王伐紂萬邦咸綏安屢年豐登其以人和故天地之氣亦和與天既命武王伐殷又錫之以屢豐年故詩人謂之天命匪解謂天命洊錫勤勤而不懈也桓桓者武德有所植立也武王能保有其事四方征伐滅國五十克定厥家功成業定是謂植立是詩序武

王伐紂已後之事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天通其桓桓征伐無非天道皇大也大矣哉天以武王伐殷也閒代也敬之亦以士為事亦見康誥餘釋見酌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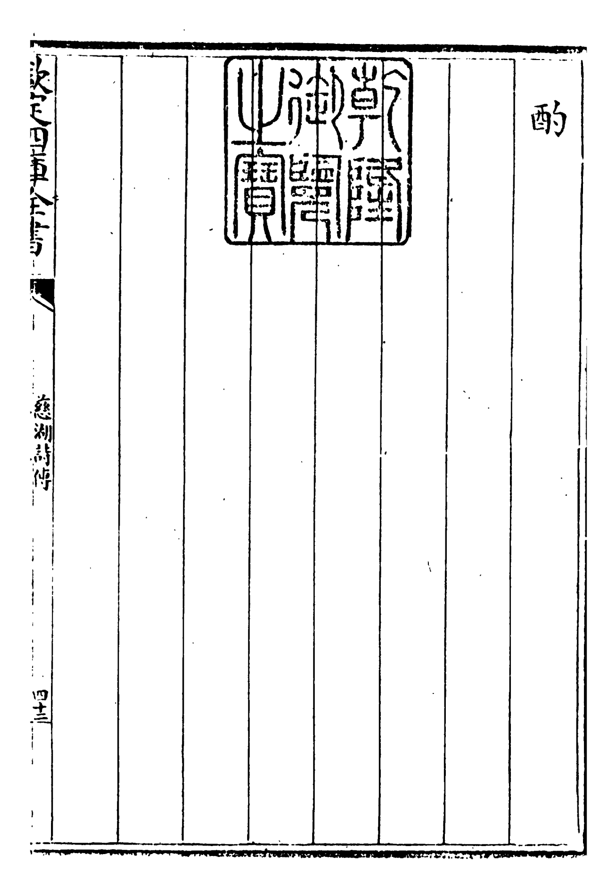
止語助也文王本無伐紂之心後以紂惡滋熾民久若其毒羣聖賢贊文王之安三分天下其時歸文王容人無道助紂為虐文王曰天命也始修王業既勤

勞矣大勲未集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敷遍一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周之伐紂思之不已曰繹武王不得已而往伐徂往也維求安定斯民爾非私於已也時是也是周之天命也天命周往伐也夫周之所以致天下之繹思不已者何也是道甚美也大公無私天之道也使文王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則安能致天下之繹思於歎美之辭也餘釋見酌言時是多通用葢記音異爾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隳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美也皇大也歎美尊大周王伐紂其時東伐升陟高山隳山喬嶽渡河而伐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如翕河流畢赴會伐敷天之下裒聚其時之對向于周者畢會是周之天命也時是也必曰命者時非武王之私心皆天道天命也爾雅釋山云巒山隳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詩曰隳山喬嶽餘釋見

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松雲

慈湖詩傳卷十九

宋 楊簡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才柏梁臺七言才與時叶易林履之巽曰蹇驢不才

駿驥失時明夷之觀曰德積逢時宜其美才舜南風

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龜筴

傳天地合氣以生百材陰陽有分不離四時 按韻補有陸雲

詩咨予頑矇蕞爾弱才沈曜元渚挹庇雲洪四語 補音才前西切簡麟前移

切邪補音祥余切不正也太元法首邪與辜叶羨首

邪與夫叶班彪北征賦邪與圖叶班固王汲贊邪與徒

叶急就章邪與胡叶　毛傳不言僖公而衛宏作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乎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衛宏固多妄而此序若有所據者鄭云史克魯史也孔疏云僖公既薨之後魯請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以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故知史克魯史然熟觀是頌殊無追頌情狀餘頌亦然安知非僖公未

年公兩朝于王所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邪安知非作頌以陳公之美而請錫命邪晉大夫為武公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亦此類爾以春秋觀魯君其失道不一以詩觀魯君其得乎道亦不一明道不在遠人心即道順則正不則邪毛傳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釋畜云驪

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曰
跨髀間也釋畜又云黄白皇孔疏云其驪與黄爾雅
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
乘驪毛傳曰黄騂曰黄王氏曰彭彭張也車雖彭彭
張大馬能以之以者負之而行也魯君思慮政事無
有疆限言勤思廣博以至於思牧馬有驈皇驪黄之
臧善斯此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黄白雜毛駓毛傳
曰赤黄曰騂蒼騏曰騏伾伾有力也孔疏云騂騏爾

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𨚍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黄者謂赤而微黄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黄騂曰黄謂黄而微赤此云赤黄曰騂謂赤而微黄此其所以異也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思無期限常常動思也才者駑之反才猶良也釋畜云青驪驎驒白馬黑鬣駱孫炎云驒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淺深斑駮隱粼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

騂毛傳曰赤身黒鬣曰騂黒身白鬣曰雒孔疏云騂

雒爾雅無文釋畜云騂馬白腹騵騂白駁郭璞云騂

赤身黒鬣繹繹行不息也魯君思政理無厭斁作動作

也言其善行也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

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黒也今嚴

嫈人皆以陰為因亦猶咽咽即淵淵釋畜云彤白雜

毛騢郭璞云即今之赭白馬也釋畜云二目白魚郭

云似魚目也毛傳曰豪骭曰驔骭戶宴反孔疏云驔

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云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毫骭白之名傳言毫骭白曰驔者葢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孔疏此說少思爾何其曲也毛傳止曰毫骭白不曰皆白自與驓不同何必曲觧祛祛猶去去也魯君所思無邪僻思馬能如此徂往也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疑思無邪之高遠甚矣道之不明也自諸儒不

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而道始不明矣洪範曰王道平平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書曰彝曰常而諸儒自不悟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傳曰駜馬肥強貌孔疏云四馬曰乘魯君燕羣臣以車來此言于乘之馬悦其臣故亦悦其馬而見諸詩稱臣夙夜在公之勤又稱其在公明哲無所不明故曰明明鷺潔白羣飛可愛故以比羣臣來燕威儀濟濟愛其臣故取可愛之物喻之燕羣臣有樂故鼓咽咽鼓音也本淵淵方音訛而為咽隨方音皆可醉而起舞者禮樂之事士大夫所習學燕而醉亦舞舞與鼓節相應故連言之鼓而舞所以相樂也胥相也

皆也黃釋見駉釋畜云青驪駽郭璞云今之鐵驄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祈祝之辭也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駜頌僖公也君臣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于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可以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君臣亦有時乎無道見諸春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言有道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
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

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懐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陶補音夷周反易林遁之既濟曰鎡基逢時稷契皐陶貞良得顧徽子鮮因顏師古漢書注凡繇皆讀為由獨於皐繇作士正五刑乃云繇弋昭反蓋未盡也

先儒謂秦人猶摇聲相近云猶即揺也古今字爾𠯌

如字又音話詘音凶逆補音宜脚反荀勗正旦大會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箋云辟雝水外圓如璧泮半水王制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芹水菜也方言云戾至也止其語助歟言亦語助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薄采其芹而魯君至矣觀其旂茷茷然車馬之鸞聲噦噦然魯人無小大皆從公而往泮宮邁往也藻釋見采蘋蹻蹻馬足

高也馬高者為美魯君語音清明故曰昭昭魯人愛其君故云釋文之繞反非葢拘於協韻如字亦協色者顔色和美也和顔笑語無所有怒維教之毛傳曰茆鳧葵也鄭小同云江東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或名水葵孔疏釋文同曰蓴菜永錫難老者獻酢祈祝壽考也亦猶祭禮嘏辭眉壽萬年也後世亦有以酒為壽人言道理有長有短俗曰從長魯侯從羣臣所謀之理長者順之用以屈此羣醜羣醜謂淮

夷叛亂之衆也醜類也穆穆淵默也考之春秋魯君每每失道而此曰敬明其德者亦非誣也人性自善其德自明自敬維動乎意始昏始失如雲翳太虛及雲斂則太虛清明如故矣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是則是道非則非道其敬明其慎儀誠可以為民則誠有文誠有武允信也誠也假者格音之微轉也即格也至也烈祖周公魯公歟魯君之德昭格之非徒祭而蒙嘏辭乃自求多福

祜福也言魯君修己故致祜也既作泮宫未幾而淮夷服上言明德謂有德故能服之鄭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聽獄之寛平者即臯陶之心也故言問譽淑善如臯陶古者士君子皆從軍旅故克廣魯君之德心亦承上獻囚寛平之意不吳譁不肆揚此文武周公之德化亦魯人德性之所自有也不吳亦見絲衣桓桓武德之貌狄者夷狄之通稱淮夷在魯之東南釋詁云烝進也烝烝進進也皇

大也軍旅盛大也不告于訩不以凶敗聞也獻功以有功聞也觩者角弓弛而觩曲也捜索其矢而束之淮夷服我戢兵也戎車孔博以人不在車而寬博也孔甚也無斁不厭倦也謹終如始用師之道也驕惰者敗雖克淮夷甚淑善而不暴逆苟克勝而不淑善或暴逆不順乎道則道雖始善而終敗矣今孔淑不逆則其道益固不隳敗也故淮夷卒於得其心故以鴞食我桑黮懐我好音為喻黮桑實也鴞雖惡鳥甘

我桑黮而食之喻心服我以好音語寛諭之而彼心
懐服也説文云憬覺悟也毛傳曰琛寶也元龜尺二
寸賂遺也南荆揚也禹貢荆揚貢金三品琛或作賝
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毛詩序曰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未盡詩旨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
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

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萬舞洋

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多補音一讀章移切廣雅祇也按原本祇誤多周公無祇悔九家本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本亦作祇揚雄冀州牧箴仰覲前世厥用孔多初安如山後傾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何晏景福殿賦赩如蜿虹赫如奔螭南距滎陽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用孔多一讀當何切集韻亦有章移切巖補音魚杴切邦補音卜功切繹補音弋灼切宅補音達各切嘏補音果五切母補音滿罪切有補音羽軌切斷音短度待洛反尺補音勅畧切十寸也後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額逆各切帛撲各切王褒僮約讀券文訖

窮咋索伌伌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

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黄土陌蚯蚓穿額早知當

是為王大夫沽酒真不敢作惡搏逍莫切陌莫各切

額逆各切舃補音七約切碩補音常約切下同奕補

音弋灼切揚雄太常箴翼翼太常是為常伯穆穆靈

祇寢廟奕奕陸機七徵敷延袞之廣廡矯淩霄之髙

閣秀清輝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按韻補有此四句今補入陸雲

祖考頌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伯

逌莫切且碩補音同上孔碩讀　毛傳曰孟仲子曰閟宫禖宫也侐清淨也枚枚礱密也毛傳先謂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是以大司樂饗先妣故曰先妣而曰常閉而無事何也孔疏謂大司樂云舞以大濩以饗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饗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

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閟而無事也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戸拒公故閟為閉也毛傳孔疏甚當時情但閟宫之名蓋世所稱非本立是名諸儒謂魯有姜嫄廟蓋考是頌之不審是頌惟言僖公之美推其本始故及姜嫄因稱其廟曰閟宫實實枚枚申言其美使是頌專言姜嫄廟新廟奕奕謂姜嫄廟則所謂路寢孔碩者何耶下言松柏斷度尋尺蓋修治路寢并修羣廟奕奕明煥亦以為僖公之美

故言之以修治非大功故言于卒章毛傳以新廟為閟公廟則未安夫閟公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常事亦不足稱頌況文承路寢之事情非閟廟蓋路寢孔碩興役特盛故首言至于廟則畧修飾而新之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以此畧飾而不大治故壞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非也鄭不善屬文于此益驗況是頌全篇蓋美僖公辭情甚明非専頌姜嫄也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不

省文意不相接應毛傳謂常閑而無事蓋言其大常非絶無祭事也實實壯實也不回者言正直而行不回邪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歆也彌滿也滿十月即生不遲内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毛傳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釋草云秬黒黍秠一稃二米李曰菽大豆后稷幼而好種蓺種蓺蓺𤓰瓞豐茂穎栗此降福之始後為后稷之官教民稼穡百穀豐熟奄有下國則天降福多矣奄盡也下土猶下國言盡下

土皆有黍稷重穋稙穉菽麥稻秬也禹治水后稷纘繼其緒而稼穡焉大王避狄而居岐陽邠人從之如歸市以大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之一言也王業自此始故此曰實始翦商屆至也武王至于牧野即天致牧野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己私皆天道也無疑貳無虞度而懼上帝臨護女敦厚也旅衆也武王遏劉止殺厚恤商之旅有道如此萬姓悅服故所至皆克濟厥功咸皆也毛傳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

也鄭箋云叔父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欲封伯禽魯公乃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法不得有故謂之賜降福既多云者按原本王制以下缺今補入亦猶少牢饋食禮之嘏于主人曰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也魯國于東使求保東方常常不絶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不小虧不大崩不震動不騰踰此又言保其德也箋云三壽三卿也王氏

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曰三壽未詳或曰顧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公車千乘者按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草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明堂位謂魯方七百里此張大之辭非事實明堂位之誣誤多矣此不可信孟子謂周公之封於魯方百里子産亦曰諸侯一同三子所見乃事實周禮謂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者蓋周公懲三監淮夷之亂新封諸侯勢懼于不敵故增武成三等之制著之周禮蓋武王始則

因古制不變然自唐虞萬國歷夏商及周强凌弱大并小何止于百里矣殷止三千諸侯至孟津者八百國耳餘雖有未至大概又少于殷可見大益并小新封百里之國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力將不敵周公知其不可不變故增其制蓋欲益周公之所封以藩屏周室所增多者殆亦附庸并計焉是頌雖曰賜之附庸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至戰國之時孟子唯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爾侵并至是尚無方七百里而況

于始封之時乎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大司徒地中
建王國是即洛邑成王終不能遷而安于西都則周
禮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今以成方十里出革車一
乘計之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而此曰有車千乘
者以此頌不用司馬法出軍之制而言魯地實有之
數古者出軍非竭作而出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
而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又寛優國方百里
方里而井井九夫方里百則為方一里者萬為九萬

夫大約三分去一以為山林川澤城郭宫室途巷餘六萬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之則六萬夫之地實三萬夫正應夫三為一屋之義凡三夫之地實一家也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以家一人計之則三萬故曰公徒三萬以大司馬全賦之制計之上地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二人下地家一人今通以中地計之則三萬家為七萬五千人正應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之數詩人所言亦

不過制矣毛傳曰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于鬯中也按原本中誤作弓箋云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小戎云竹閉緄縢又云交韔二弓孔疏云二矛共東以綠繩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𣪠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欒鍼為右按原本誤作左曰持矛哀二年衛太子為右曰備持矛焉毛傳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

箋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無敢當之詩人既鋪張公之功又致其祈願申言俾爾昌熾壽富髮將白則黄台背鮐見大雅行葦老壽之狀也胥相也相與試驗氣力神色以知壽考詩人又重復申言所願昌大耆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所害萬有千者萬而又千也有又同朱曰詹與瞻同毛傳曰龜山蒙山奄盡也龜蒙二山則盡有之餘東境甚廣大魯雖不盡有而大畧無不順而相違者荒

畧也至于海邦及淮夷來同無有不率從者此魯侯

之功也毛傳曰鳧山繹山禹貢徐州之地魯之所宅

雖不盡有大畧包荒之矣毛傳曰南夷荆楚也按原本楚訛夷

蠻貊蓋戎夷之通稱此謂淮夷之外又有餘蠻貊

故云若順也言之順應曰諾大畧無相違畀者魯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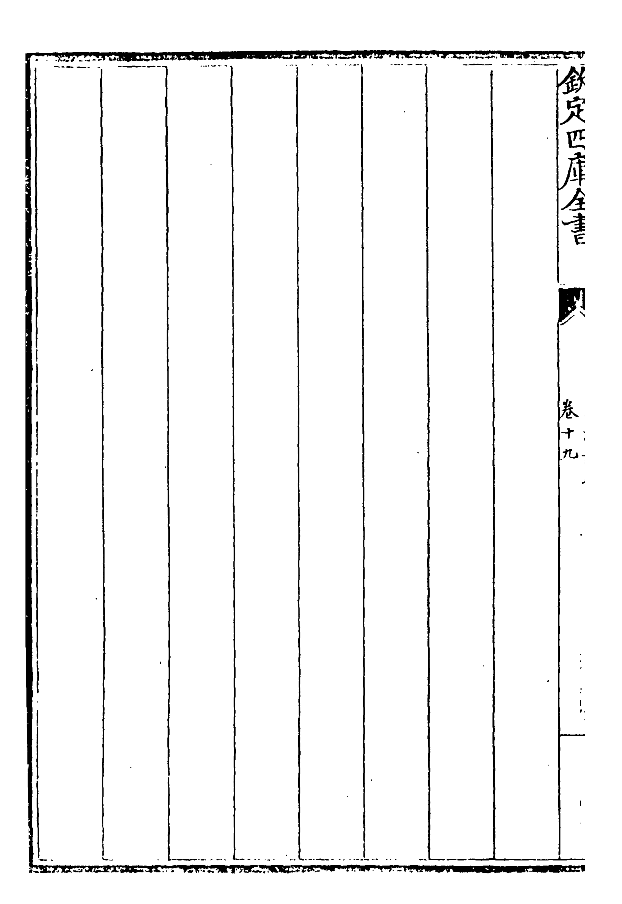
是若謂莫不惟魯侯是若謂順魯侯也雖有福嘏而

雜之以禍灾非純嘏也僖公在位久故是頌多言壽

毛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常

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曰復周公之土是嘗失之矣往者鄭以璧假許田至是復耶居云者欲其永止之意耶燕安也令善也其妻令善其母壽考其大夫士宜咸是有謂保有之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毛傳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孔疏曰桷與榱是椽之别名奚斯公子魚也有舄者圓而無琢痕如舄也毛傳曰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民咸

順之無忤也公之正寢曰路寢路者無所不通如路也路寢通接外事君雖居宮中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衛宏作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之宇也不盡詩旨



慈湖詩傳卷二十

宋　楊簡　撰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衛宏作毛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今所存五篇而衛宏惟言十二篇何也數補音弋灼切奕澤並同上切昔補音息約切古也昔有三音一如交錯之錯類篇倉各切注引周官老牛之角誃而昔一如鳥鵲之鵲說文鵲舄昔三字同音一如侵削旁紐削轉為昔故昔削互用楚辭大招昔與作澤客叶左思魏都賦昔與魄叶又詠史詩

昔與壑叶左貴嬪楊后文昔與閣叶澤徒各切客克各切魄白各切用韻皆與詩同特不知於前三音之中當為何讀詩韻多得之旁紐今定讀如削夕補音祥龠切左貴嬪楊后文思媚黄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　毛傳曰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毛詩鄭箋云置讀曰植金縢曰植璧夫璧不可植也唯可置之而已故徐音

置然則植置通用㪅故鄭讀此置曰植楹謂之柱貫中而樹之也鞉則楹鼓之小者加兩耳摇之耳還自擊故曰置立然則音義置植皆通㪅或欲作樂先設置㪅爾雅釋詁云那多也此那與專指鞉鼓非謂大鼓也而箋謂鞉與鼓為二未安下文奏鼓簡簡則大鼓矣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故分鞉鼓為二簡簡聲辨而不雜如簡也衎樂和也箋云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是頌始作則太甲時也後世亦可用之亦可稱

湯孫假格也假格音相近記者不同也格至也來也湯孫奏樂以來其神歟綏安也神其安我所思而成之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淵淵鼗鼓之音小嘒嘒亦小貌風云嘒彼小星比管聲小矣平者不焦急按原本誤作意又不緩濁也和則衆音諧協舒暢中平也鼓管皆依磬聲於歎辭赫盛也於是告湯孫曰此樂盛矣穆穆者和靜微遠之音毛傳曰大鐘曰庸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是謂繹如也斁繹也奕盛也

舞者多而盛也周禮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此雖殷禮或當同歟不然則殷不異賓客此謂諸侯歟然殷頌言諸侯曰龍旂十乗曰多辟其辭則重矣夷平也懌悦也和平而樂也箋云亦不夷懌乎言夷懌也自古在昔之先民有所作為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言今與祭之人亦然詩人於是又曰顧我今烝嘗之祭仍湯孫之所將奉也將奉出於誠敬夫温恭也恪也將也皆此心也此心道心也祖考之所以來格者此也

既和且平者此心所以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所謂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此也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肇音兆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舜命契為司徒封於商毛傳曰元鳥鳦也諸儒習於

孔子不語怪神而不肯信姜嫄履帝武敏歆簡狄吞元鳥之卵而生商之事夫天地間怪神之事何所不有簡冊所載耳目所及若是者多矣子不語怪神乃門弟子所記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生民元鳥之詩孔子取焉諸儒則穿鑿為說強使之無孔子未必如此諸儒為說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夷道無所不通故變化無所不有惟知道者信之特難於言以天下執已見執迹不化者多雖告之多疑

故孔子不言爾自簡狄至湯歴年久矣故謂命元烏降生商之上帝曰古帝是時古帝已命武湯域有四方矣湯者契後世之孫生契所以生湯也域謂包有之也四方咸命湯后奄有九有葢湯得四方之心故四方咸戴之欲以為王九有九州也奄盡也猶言域四方也特更其辭爾人心所歸即上帝之所命民為貴君為輕故此謂方命厥后商之先后所以受天命繼繼承承不危殆者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武丁

為先后之孫子兩言武丁孫子贊美不已也武丁高宗有武功故曰武王靡不勝易曰高宗伐鬼方說命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知高宗有武功伐而克之曰勝建龍旂者十乘謂諸侯來助祭也大糦是承祭以黍稷為重也鄭箋謂諸侯奉承而進之未安奉黍稷主婦之職孜特牲按原本作時牲誤少牢禮則然天子祭禮不存今獨以此文承龍旂十乘而遂以為諸侯則難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諸侯助祭為賓於

奉糦非其類韓詩云大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
高宗能安民民安其居故云也肇始也帝小辛帝小
乙之時殷道衰雖不至危殆而四海之心不悅服諸
侯來朝貢者鮮矣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始能統
域四海四海諸侯來假假格也格音之訛也至也謂
朝貢也祁祁盛貌箋云員古文作云何或作河字訛
也箋云所云維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宜百祿是何謂
擔負天之多福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稱頌歸美之

辭也景明也明言也云言也後篇何天之休何天之龍皆擔何之義也衛宏作毛詩序曰元鳥祀高宗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

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方補音方字絶句隕音員娍音嵩撥韓詩作發相急亮反球音求何上聲下同綵音求遒在囚反共音恭厖莫邦反戁奴版反蘖五葛反阿衡補音户郎切史

記商紀敘傳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荀卿賦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飭帝王晉樂章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唐按原本無荀卿賦篇晉樂章二段今從韻補增入漢書霍光叙傳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巾配阿衡左右並去聲

濬深哲明商先王有是德性人所同有物有遷則昏昧淺近故謂聖賢濬哲商不失濬哲之德故其發祥也長詩人推本洪水芒芒禹敷治下土盡力溝洫

故地形方正不特畿內而已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畔不云小國獨言大國者有娀大國也將大也有娀之女簡狄契母也毛傳曰幅廣也鄭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箋意謂內廣而長其間有娀之國方盛大其女生契堯封之於商天也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毛傳曰元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簡狄取元鳥卵吞之而生契故曰元王桓者有才力之謂撥者分撥也契治五典五典分撥不亂又畿內外之地不勝其多契

一一辨治故曰桓撥鐵外侯國皆當施教而達之諸
國皆聽命於契契受小國之請則以是道達之自是
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不踰越所教於是遂往審
視之則既皆與發而率履焉其躬視與使其屬視則
不可必也文王蹶厥生生即興發也謂善心興起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其義同周官大司徒布教于
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相土繼其職業雖海
外之邦亦截截整整不越教典自契以來繼世皆不

違道故天命亦不違商至于湯齊同尊湯而神之如自天降適當興王之時不遲也湯之德性則聖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因物有遷者不勝其多矣多不足以言之其不遷者則不失其本性之聖是謂聖人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聖生敬敬者不慢易不放逸之名意動即謂之放逸不動乎意則不遷不放逸是謂敬禹曰安汝止敬也舜曰惟精惟一敬也伊尹曰欽厥止敬也止者不動乎意也如此則進德無

疆矣故曰日躋躋升也進也德性清明本不可以升降進退言之以衆人遷於物動乎意滯陷而不能進乎善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舜言惟精惟一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不精則雜不一則有間間則雜雜則間間雜則遷即動意也然則聖人之進德也至矣非思慮之可言非云為之可執詩曰日躋易曰進德皆因人之常言而言不可執躋進為有意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湯進德如此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而湯心遲遲不動乎意惟祗敬上帝而已祗敬上帝之心正心也雖祗敬而不動乎意若夫急於昭假急於事功是動乎意而遷也何以為聖敬何以能昭假至矣哉遲遲兩言足以形容聖敬日躋融融怡怡不遷不動之道心矣維其若是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亦曰九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朝聘之玉也旒者冕之旒以絲綴之旒在目前目所正視為下國所瞻覩

尊敬也小國大國如此尊敬是天之休命至也故曰荷天之休謂諸侯歸湯猶未伐桀之時也不競心無所競也不絿心無所求也無所競無所求不動乎意而遷也不動乎意故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敷政優優寬裕從容不迫急也湯之心雖遲遲優優而百祿之來則遒急也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夫湯未伐桀未正天子之位而諸侯已如此共貢故殷為下國之駿厖駿俊也厖厚也諸侯歸仰則湯

為俊咸共貢焉則殷國為厚矣下國畢共是天之寵我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詩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毛詩作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敷徧也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與凡臣民咸進伐桀之誅是謂敷奏進也衆進勇說而湯不為震動亦不以為難而有戁心亦不懼而竦嗚呼湯之道心安止不動雖若此大事亦不徵動此其所以為聖也百禄自總集於湯及其終也湯知下民之懼毒

也深使伊尹五就桀以輔之終不可變又諸侯之咸歸天命之既至不得而已乃奮其武德卓載其斾秉鉞有虔虔敬也雖武而非肆也如火烈烈莫有敢曷者湯至是行其義亦非動乎意也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也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而未得乎道者終疑也毛傳曰苞本也朱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得遂其惡九有皆截

截無爲亂敗道害民者惟苞有三蘖當除去故既伐韋顧遂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釋文云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毛傳曰葉世也爲義未明人自少至老歷年之多如葉昔湯之中年始震動業業於平亂安民信乎爲天所子天又降生卿士曰阿衡伊尹也阿安也衡平也伐桀之謀本於伊尹相湯伐桀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故號阿衡曰卷阿曰阿邱曰阿旁皆人之所安也衛宏作毛詩

序曰長發大禘也劉曰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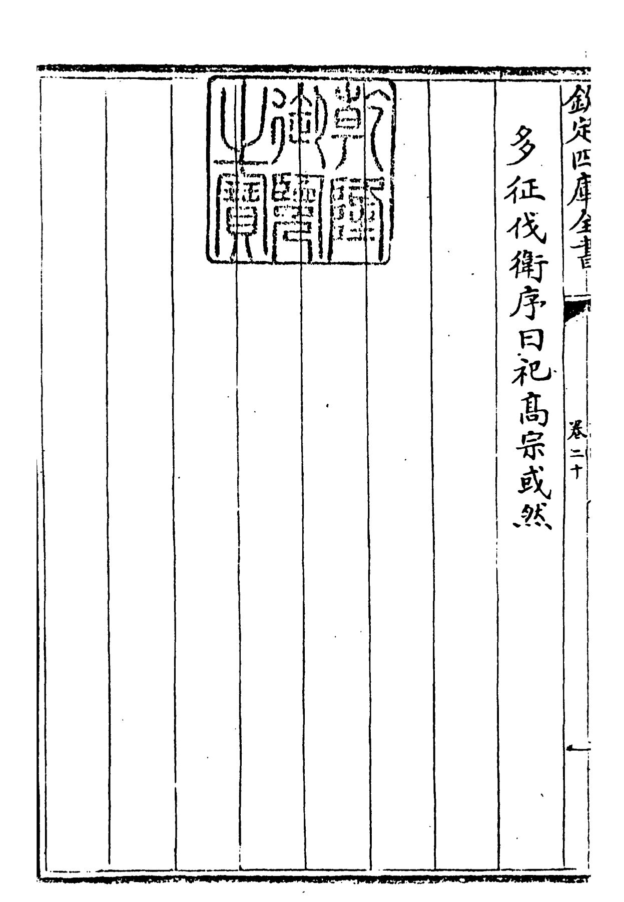
有閑寢成孔安

撻擊也殷之武威撻擊以伐荆楚深入險阻荆之旅衆恐懼保聚也截然不敢微動此湯孫之功緒也衛宏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毛無傳然則孫不知何王鄭箋云氐羌在西方饗獻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饗歲貢終王終謂世終也箋云世見曰王昔

成湯之時自彼遠夷氐羌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曰享于商王王者曰來朝于商王每每曰商是其常也女荆楚居國南鄉不為甚遠而不享不王也明其有罪而伐天命衆多之辟建設國都于禹績之中辟君也謂諸國之君也來辟猶曰來王也歲時來朝覲勿使予適于禍也若不來享不來王則王朝不得已而征伐是使予適于禍也適往也往入于禍患之中也惟當務農勸率稼穡不解周公作無逸首言

知稼穡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蓋稼穡之心正心也非放逸之心也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故云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言有罪則有灾其有不僭越不淫濫不敢怠荒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毛傳曰封大也孔疏引定四年左傳封豕長蛇為証商邑翼翼言宮室之盛如鳥羽然四方之所仰是為極如屋極然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以有道德之聲靈感服之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蓋以言夫不可形容

之狀甚矣道德之神且靈也夫道德正而已矣而天下同心之所服焉商之賢王饗國久長見諸無逸故曰壽考且寧惟其壽考故德業益固以保安我子孫升彼景著之大山掄材焉松柏丸丸然圓而直乃斷而遷之方正而斵之虔敬不敢慢易以松為椽桷而長旅衆也楹柱之衆其間空立者有閑之意廟有寢朱曰此蓋廟始祔而祭之詩也安所以安其神自封建厥福已上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高宗



多征伐衛序曰祀高宗𢦔然